

家庭·广瑞路

## 陪母亲喝酒

| 吴倩倩 文 |

与母亲在一起时，斟上一杯酒是自觉的程序，那种让我内心充斥着幸福和喜悦的状态，似乎是无可替代的。

冬风凛冽，我们温上一小锅红曲酒。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，驱散身体的寒意。瓜子、花生、几道母亲下厨做的小炒端放在桌上。我坐在母亲身旁，她的身上萦绕着经久不散的浓浓菜香，黑色的棉袄染上油脂，有些许发亮。

红色的酒是母亲自己酿造的，每年岁末，母亲都会买来新鲜的糯米、红曲、黑曲用来酿酒。提前一天，母亲会将新鲜的酒曲用清水浸泡，将糯米洗净、蒸熟、放凉。翌日，在干净的陶制大缸中，以一斤糯米、一斤水的比例放好清水。她将浸泡的酒曲揉碎，将冷却的糯米揉散，一并放入酒缸内搅拌，静置发酵。酿酒的过程中，为避免发酵温度不均匀导致酿出的酒发酸，每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母亲都要用酒掏进行搅拌。酿好的酒名为“红曲酒”，可以作为烧菜的佐料，也可以直接喝。母亲常说：“这个喝了活血化痰，以前我坐月子，喝的就是红酒煮鸡蛋再加点红糖。”

参加工作后，我似乎又开启了一周的“住校”生活。每到周五，母亲总会申请早点下班。买菜、烧菜、热红酒、摆碗筷，她习惯把一切准备妥当。推门而进，迎接我的，总是母亲热腾腾的爱。

我看着桌上经过霜冻洗礼的油冬菜，在母亲的巧手下，变得色泽翠绿，叶片和菜梗上，油水混杂的颗颗珍珠瞬间唤起我对食物的期待。我催促着母亲坐下吃饭，我们默契地碰杯，杯中那炙热、暖心、澄明的红色，不

停地晃动。经不住诱惑的味蕾早已浸润在此刻的幸福中，我喋喋不休地与母亲诉说着近日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的苦闷和快乐。

每次听到周边人说孩子鲜少跟自己聊天时，母亲脸上总是显现出满足：“我女儿什么都会跟我说，有时我都嫌她烦，一个电话得打一个多小时。”

刚参加工作时，我的代步工具是一辆两轮电动车。时光将我拨回那个难忘的周五，与往常一样，我早已收拾好行李。可是临近下班，却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豆大的雨，打在我的焦灼心里，我不停地祈祷，希望雨早点停歇。窗外的雨帘令暮色更加暗沉，它如瀑布般汹涌，喧嚣着宁静的大地。我独自一人在房内来回踱步，手足无措，时针爬了三格之久，雨势转弱，我赶忙整理好行头，奔赴与母亲的周末之约。

起初，我还兀自窃喜地哼着歌，但骑了不久，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。我心存侥幸，估摸着雨势不会增大。大约骑行5公里后，扑面而来大雨令我毫无防备，由于头盔失去了挡风罩，雨水直接跳入我的眼里。看着远处的大山愈加暗沉、模糊，我只得掉头返回县城。

而雨后的县城，天空中却出现了一道道云翳，像是这座静谧在浙西南小城的素纱蝉衣，飘逸、神秘、美好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擦干满脸的雨水，却抚不平被雨水穿伤的心。我第一次发现，近20公里的路程，如此遥远。

那种随时能回家的想法始终盘踞在我内心深处。一年后，我从二手车店带回一辆遮风挡雨的小白车。我无法抑制内心的狂热，每天乐此不疲地奔波于

单位和家之间。

那段时日，母亲每天喝酒助眠，我也欣然加入。家中存放的薯片、辣条等零食，被我们作为“下酒菜”一扫而光。母亲端来热好的红曲酒，我们在沙发上盘腿而坐，边喝酒边聊天。“明天我要下乡，去官塘，东部的山路十八弯，坐车可实在难受。”芝麻大小的事，我都与母亲分享。她是最好的倾听者，偶尔也会化身“军师”，为我“出谋划策”。轻松地交谈中，我们时常笑得眉目生辉。

可自从我组建了小家，亦为人母后。孩子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，琐碎的事情多了，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。母亲每周都打来电话：“周末回家吃饭吗？”“好的，没有特殊的情况就回来。”我的回答，显然让母亲有些失落。可到周末，我毫无征兆的到家，却又令她手忙脚乱。

母亲的手艺常受夸奖，这给她带来不少自信。她注重食物的色香味，从菜的配置到色彩的搭配，每个环节她都精心准备，亦如摆弄着一件件作品。她生性喜爱热闹，也让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。我们常在周末做手工面、包子、水饺之类的美食，她念叨着，外婆年纪大了，我们得多陪陪她，多一次都好，因而她总会邀请兄弟姐妹齐聚一堂。这时，酒是必不可少的，母亲总对我说：“今天多敬大家，我们平时喝的多，今天可以少喝点。”彼时的她，声调总比平日要高些，那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之感，铺就在她满是刻痕的脸庞。

现如今，我常常备酒邀请母亲到县城家中小住，或是回家陪母亲小酌，我只想将光阴在那一刻留住，让那钻入心底无法忘却的爱，一直留在母亲身旁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记忆中的小脚粽

| 陈建琪 文 |

“建琪、建琪怎么还在睡觉，起来吃粽子。”迷迷糊糊好像听到母亲在轻声叫我，醒来才知道我又梦见了母亲。

母亲是常州人，九岁时随她姐姐从武进安家舍一起来无锡缫丝一厂拉茧子。刚开始做工，由于母亲长得瘦小，手脚速度慢一点，常常要受到工头的打，小小年纪就尝尽苦头。成年后和我父亲结婚，曾姓改了陈，叫陈梅凤了，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邻居叫我母亲喊梅凤阿姨。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，上世纪50、60、70年代仅仅用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80多块钱，供养我们的衣食住行，还要上学，每天看到她起早摸黑的身影，一天忙到晚。形象最深的，是那年母亲已经六十岁了，去南下塘粮油店买米，矮小的身躯，硬生生把一袋六十斤大米用肩膀扛回了家。

端午时节，看到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粽子，脑子里就联想起母亲健在时裹的粽子。我母亲在每年端午节前两三天，就会喊了几个老姐妹，一起来我家帮忙裹粽子。把已经准备好的宜兴糯米，囤在家里的红赤豆拿出来，放在淘米箩里，粽叶是放在大浴木盆里，那阵仗也大。她们裹的粽子，大多数是赤豆粽、白糯米粽，很少有肉粽。裹粽子就是一个手艺活，裹粽子先要把几片粽叶，弄成三角形，然后往尖头处放一颗赤豆，再往粽叶里加糯米，要压实，不能松散，收扎的时候要用嘴咬住线头，另一只手用力收紧，还要用线绕上几圈打个结，粽子都是大小适中，有模有样，有棱有角，像往常一样我会搬着小板凳，坐在母亲旁边看着她裹粽子，她也会特意为我裹几只小脚粽、三角粽，小巧玲珑的小粽子可爱又好吃。

母亲会把裹好的粽子，放在大铁锅里，粽子周边放些已经洗干净腌制好的青壳鸭蛋，要烧好几个小时，晚上也是把粽子焗在铁锅里，烧粽子时候的粽叶、糯米、鸭蛋的混合清香味闻着能叫你睡不着觉。第二天早上，焗了一个晚上的粽子已经熟了，早饭就是白米粥加粽子。

儿时过端午节，不亚于过春节。端午节早上，母亲会从菜市场带一把菖蒲回家，插在门把上。端午节的晚饭也是蛮丰盛，记得最牢最喜欢吃的，就是我母亲烧的红烧黄鱼、清炒苋菜，还有蚕豆等好吃的，我吃饭时喜欢吃猫拌饭，吃饭浇点苋菜的紫色汤水，拌拌白米饭就可以吃一大饭碗。

母亲九十岁那年，一日在闲聊时，我母亲对我姐姐说：“建华啊，手里已经没有劲了，用不上力，以后吃粽子只能你自己裹了。”顿时我姐姐脸色凝重，眼里瞬间有了泪花。

小时候的端午时期，放学的我，由于顽皮，半天下来，肚皮已经很饿了，回到家里，赶紧剥一只赤豆粽，蘸着绵白糖，用竹筷子一夹狼吞虎咽，就到肚子里去了。现在回到家里，再也没有烧粽子时混合的清香味，厨房间也没有可吃的粽子了。

我时常会去母亲在世去过的菜市场，在各式摊位上转悠，是否还会撞见提着竹篮子的母亲呢？

母亲裹的小脚粽，让我念念难忘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天一阁听最美的书

| 刘志福 文 |

前年夏天，我本来有机会去天一阁的，最后没有去得了，一直心存遗憾。幸亏去了的朋友与我分享：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，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，已有400多年的历史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作为有名的藏书楼，吸引着全国许多人慕名前往。

今年春末，我得知祝君波讲座《中国最美的书二十年心路历程》安排在天一阁举行，马上决定，这次一定去。那天凌晨五点，天空鱼肚翻白，我开车出发，三个半小时一口气导航到了天一阁。热情的当地人指引我到了讲座现场，我感受到了在陌生的城市因为书籍与阅读、因为藏书与文化分享，让慕名前来的人有了不一样的温暖。

讲座开始，我一下子就沉浸到书籍、印刷、文明的奇妙世界。书籍总是真诚地、不离不弃地陪伴在每一个人身边。每一本美好的书，离不开书籍作者、

设计师、出版社的联手共同打造。

讲座中，我感叹于我国古老印刷术的文明，领略到中国的碑刻碑拓，既是文字、信息、书法和印刷的化石，也是中华文明的物证。

我第一次听到，从2003年开始，我国正式开启“中国·最美的书”的评选活动。祝君波老师为了一份情怀，二十多年来一直亲力亲为、全程参与。上海图书设计邀请展评选出了2003年16种中国出版的新书参评2004年德国莱比锡“世界最美的书”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梅兰芳戏剧史料图集》（张志伟设计）荣获2004年“世界最美的书”设计金奖。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展览，让中国了解了世界书籍设计风格与设计理念：书籍设计与书籍内容要统一，封面与内文、插图结合要完美，书籍设计与印刷工艺、材料工艺三者要融合，视觉、触觉（手感）与翻阅的节奏感要协调，设计要追求个性、有创新。“中国·最美

的书”评选成功帮助了我国268位设计师获得了471个奖项，其中有17位中国设计师获得了24种“世界最美的书”各类书奖。这些荣誉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书籍和中国书籍设计。

天一阁的讲座，让我真切体会到“中国最美的书”是一个平台、一扇窗口，也是一座桥梁，为中国书籍设计营造了一种更美、更向上的氛围，为推动中国图书设计成长提供了力量，也让中国文化国际性交流走得更深远。

名家讲座结束了。走出状元厅，我静静地回过身凝望天一阁，突然觉得我应该为“最美的书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至少，我会常来天一阁，我会每年关注“最美的书”评选，我会多读书、读好书，把24本“世界最美的书”买来阅读，提升鉴赏水平。我听到了天一阁微笑着的欢迎声，看到了天一阁张开双臂，拥抱着天下的爱书人。



一帘幽梦

插画 戎锋